

# 大乘與二乘的差別

宏智居士 口述

弟子妙音 抄撰

大乘菩薩與二乘人聲聞、緣覺（小乘羅漢、辟支佛）的主要差別，在於二乘人無法證得阿賴耶識、無法知甚深如來藏。為什麼無法證得？因為二乘人有見惑、思惑、細微惑、塵沙惑沒有破。這些惑未能破是因二乘人有兩種煩惱：住地煩惱與現起煩惱。我們先談二乘人的四種惑，次談二乘人的兩種煩惱，第三談大乘的證阿賴耶識、知如來藏。

## 壹、二乘人的四種惑

雖然二乘人好像斷了六根，不受後有，其實仍有細微的惑。這些惑，是有其緣起住地的。這是以前為證苦集滅道時，斷六根所產生見解上、思想上的迷惑錯誤。即上述的見惑、思惑、細微惑、塵沙惑。

以下，我們談二乘人這四種惑的現象。二乘人見現行的識會聚在一處，聚在一處即所謂的法我執；人空、我空、法不空。只要見到法、諸佛菩薩或見到眾生煩惱，便起意作神通想要去解脫他人。他的解脫意識很重，除了自己解脫，如果是現行羅漢，他可能還會用神通去幫助別人解脫。此即小乘羅漢，會將解脫之法當成實有，也將苦當成實有，並執現實的現象是實有的；因此才要斷六根。因為苦、因為集，所以要滅苦、證入道、入涅槃，認為實有涅槃可得。

二乘人見愛欲也會起，此種愛是對法的愛，不一定是指世俗的愛。我們現在修行，雖未達二乘的程度，但意識、行為，都有二乘的因。一開始修行都想離苦得樂；慢慢地知法，才知苦樂都是自己造來的，所以才能慢慢放下。有些物象可以放下，有些物象卻沒有辦法放下。例如現行煩惱，現起的煩惱就沒有辦法放下。

那現行煩惱是什麼呢？例如現在有一些現起

事物，無法急於馬上處理，要等未來，雖然現在已在進行，但是未來又還沒到，因此現起事物尚未完成，這都是現行煩惱。

以上說的，是指二乘人的現象，雖然我們現在修行以大乘為目標，但是實際修證卻還未經過羅漢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的階段。證量、意識量都還未達到，也還沒有果位羅漢的那些現量。但是從大乘的觀念來看，這些二乘人的煩惱執著都要了解，然後把它放下。這些二乘人的現象其實修行的人也都有，這也是一種比擬。

例如：「二乘」中的「聲聞」便可比擬為聽法的聽眾。聲聞就是光是聽，因為聽法，才能讓自己有顆安住的心，沒聽又起煩惱了。一起煩惱就想要斷煩惱，因此開始斷攀緣，這也不攀緣、那也不攀緣。但是因為現在沒有證量，不攀緣後會起現行煩惱。就像想斷攀緣的人，這也不去、那也不去，雖然不去，但仍然執在自己的意識當中，無法活絡自在，便起現起的煩惱。

想要平息煩惱卻無法平，過去學得的佛法忘得一乾二淨；一下參禪參不下去，一下念佛也念不下去。因為已經在無明惑裡面，這個惑以現行來講，是實有的，如果不是實有，那就不會起煩惱了。但是如果是真的實有的話，它會不斷不停、永遠斷也斷不掉、滅也滅不掉、永遠無法平息。

二乘人便是會執現實的現象，把現象當成實有。因此他覺得人生苦痛，意識集了很多苦，越集越多，就想要滅，便開始斷攀緣。斷意識攀緣、斷色身攀緣，然後進入涅槃道。

像現在，你讓自己安住一處，一直念佛想要得到智慧、解脫，其實這也是一種執涅槃道。想要離苦得樂並沒有錯，錯在執著於涅槃，執著於「離苦得樂」這個觀念。其實原來就沒有煩惱，那為什麼你會有煩惱呢？原本一切皆因眾緣所成，因你的意識住在現象中，住在無明惑中，這無明惑又較難去了解，因為這是從過去無始以來的無明所造成的。

小乘人如果證道，他可以離開這個「分段生死」（分段生死，即活到六、七十歲這一段肉體的生死），到「變異生死」（心念上生滅變遷的生死，屬於精神上的生死），但是他不能入「不生不滅、無餘涅槃」的「無生無死」。他只是進入「不起滅」的狀態，將現在的苦，硬是把它斷掉。將六根斷攀緣，入蘭若處修行，如「窣堵坡」（像佛龕、敦煌壁畫的山洞，將自己藏身在裡面）。修行人常入個寂靜處，不受干擾，這就是他現行起，執實有涅槃可入，所以才全部把它斷掉，因為斷攀緣，因此造成四種惑（見惑、思惑、細微惑、塵沙惑）未能明。

## 貳、二乘人的兩種煩惱

二乘人的兩種煩惱，「住地煩惱」好比「分段生死」，「現起煩惱」則好比「變異生死」。

一、住地煩惱：因為有「地」就有現象。如現在住在台灣就是你現在的住地；住地有住地的依報

環境、現象、事物，是你產生煩惱的因。從個人、家庭到社會都是你煩惱的集因，其實卻是你自己收集來的因。包括個人貪、瞋、痴的執也都是住地煩惱。一個人能有什麼煩惱？不是太多、就是缺乏什麼；太多太少都讓你煩惱。所以你想斷煩惱，只好搞得自己一無所有，等到真的一無所有時，又起煩惱了。這一來一復都包含在無始的無明煩惱裡面。這些凡是不能了解其根本原因的煩惱，都叫做無明煩惱。這些住地煩惱在有形體的分段生死中常起。

二、現起煩惱：屬於「變異生死」，時常在變異。剛才那一念還好，下一念又不好了。剛才氣息順暢，馬上氣息又不順暢，是無常的。如此變來變去，其根本原因是「正念」不相續、不綿密；對於自己肯定是對的、正確的執著，沒有不斷地精進下去。常變異，會造成有形的色體起更大的變動及煩惱。如因小事而坐立難安、猶豫不決。這就是自己的意識起變異後，影響這個色身，讓這個色身起了很大的煩惱。

如果不知法的人，這種變異生死，將一直起變異生死，亦造成輪迴不斷。如果修行對此不了解的話，是不可能成就，也不可能不輪迴。如此不停地變異，不會往上超脫，只會往下而已。此為現行煩惱。

二乘人見到一個現象，思維以後，以為是「我見」，開始起煩惱，意識聚於一處，即「我執」、「獨頭意識」。小乘人最容易有獨頭意識、剛愎自用、擇善固執，執理是對的，一直執下去。

這些未到最高的第一義諦——「實相」者，就不算究竟。大乘及二乘都還未達究竟，但我們還是要了解，才能到達「實相」。沒有那個（慧解脫）根器，「實相」是不容易了解的。因為它是「空」，「空」是不易了解的。即使當你了解「空」時，如果未有現行的意識量配合的話，那也會變成沒有意義的。如一個人努力地完成他此生最重要的任務之後，便覺得生活不再有意義了。像許多退休人員，一退休便生病。因為他們認為工作已完成，認為世間所有

都已嘗試過了、都已明瞭了。小孩大了，工作也完成了，認為生命已經沒什麼意義，應該將盡了。事實上，他可能還能活一、二十年。只是這一、二十年對他而言，好像沒有什麼意義了。

此即這個「法」，已經慢慢變成空，認為已經完全實行過了，其實他還沒有完全實行，只是這個分段生死的住地煩惱好像已經實行到了。但是對於過去的無明、無始的無明惑都還不知道呢！

### 參、大乘菩薩的證阿賴耶識知如來藏

一、我們先談「為什麼會不知如來藏」。有四種人還不能明白如來藏、佛的本意：初發心菩薩、聲聞、緣覺、凡夫。這四種人不了解如來藏。

（一）初發心菩薩。初發心菩薩從緣起，因為覺得眾生有無明煩惱，便開始發心、起大悲心。他不知如來藏有通達所有的眾生。都通達，本來就是沒什麼煩惱的。在佛說諸法無行經中，「諸法」包



括世間、出世間法。「無行」即連「念」都沒有，沒有煩惱念，也沒有度化眾生的念，非是念，非不是念。這種說法，還是未到實相。雖未到「實相」，但方便說「無行」，讓你不落入「有」與「無」。

事實上，「如來藏」是佛的光，照耀著每一種眾生。每一種眾生都在其中，只因眾生一念執，因而在其中輪迴不已，但是佛光還是照樣普照。人因為六根、六識俱足且六識平均，一定有如來藏，有「人本」的那種智慧。其他動物則六識不均，六根中會有某一根比較發達，有的是嗅覺較靈敏、有的則是視覺或觸覺。

一般我們講佛性、空性，這些都泛指如來藏。禪宗說「明心見性」亦同。即是把這個如來藏全部啟發，將六識（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）全部啟發；尤其是第六意識若未啟發，則不俱足佛法的因緣。

如許多特異功能者，能用舌識字，用耳看

信，此皆是在某一根上的「識」開發後的結果。其實六種識皆有「見」的功能，六根是可互用的。而各種識的開發，通常與過去的善根福德因緣有關。否則則是將「識」凝聚（「根」專注）再放下（起「出離心」），「識」便能開。

上述四種眾生因不明如來藏，因此會執「法有」，不能完全證得「無生法忍」。「無生法」包括所有現象；包括住地煩惱、現起煩惱及人的分段生死和變異生死。一個有形、一個無形，這都還在很粗的現象中。從哲學來講，比較粗的一唯物和比較細的一唯心；事實上，唯心唯物，通通還是在「物」上。佛法則講「唯識論」，講到阿賴耶識（如來藏），這些無形的現象，則是非常微細了。唯識論講到意識的型態，講到極細微的微粒，即「細方分」，即附著在「根」上面的「識」，再加上「萬法唯識」的現象描述。

任何一個「動」，如眼睛一眨，就是一個「識」。這個「識」不是完全無形的，而是無形附

在有形裡面。眼睛一眨、手一動，任何行為舉止，都沒有離開意識。有這個識，即是有一念；有一個念就是有一個執著。而這個執著是從過去「無始無明」而來的，所以你自己都不覺得自己的任何一個動，就是一個識。

包括外在山河大地亦同。風一吹即是一動、即是一識起、即是外在的山河大地起一個念、具一個「執」。為何起風？為何無風？這都是眾生動念，地、水、火、風也是眾生啊！所以我們說「動念即乖」，一動念就不是正，所謂「不是正」即是「不入如來藏」；沒有在佛的法身裡面。佛的法身是不動的，他從來就沒有動過，會動的都是應化身，會變化的，即報生佛的變異生死。這變異生死（無形的）再加上住地煩惱（有形的），無形、有形兩個合起來再加上「法」，此即一切「因緣和合」，沒有「因緣」是不「和合」的。

一旦「因緣和合」，便有三種起，世俗上即是起貪、瞋、痴；唯識上即是有「三性」：依他

起性、遍計所執性及圓成實性。依他起性，凡是除了你本身之外，都是「他」。在你的意識以外的（不是你的意識）也是「依他」。其實我們從小到大所學的知識，都是「依他」，不是「自性」的、不是自我佛性開發的。依他後，開始慢慢聚集，便如前面所言「將見惑聚於一處」。即這些學來的東西，還以為是自己的，就凝聚在自己的意識裡面。因此，一見現象便開始分別，這是對的、那是錯的。起這些識以後，開始分別，這一分別，開始有好的、壞的、與自己的無明相應。所以會繼續起「愛執」、「貪執」、落入「十二因緣」裡面。一落入十二因緣，苦就來了。

這世間的東西，絕不可能為你所永恆擁有，因為你自身及外界的現象，都是你自以為是的存在。因為你執現有為實存，便起貪愛、愛執造成煩惱。你若無法了解這些無始無明的根源，不了解此種萬法的根源，參禪也是參不來的。你自己都不曉得自己從哪裡來，要怎麼參？這有形色體的，你都參不到了，更何況「萬法」的來源？所以，你可

以慢慢參究自己從哪裡來，當然，萬法也都含在這個小宇宙裡面。參不到自己從哪裡來，萬法當然也就參不到了。

參自己從哪裡來，這也包括參究現在所有的念是從哪裡來？現在為什麼會起這個念？常常這樣參究。如果你一直是這麼參的，有可能會變成精神病。所以你如果真要參，不如將念放下，先空；先空、再來參。先不要有這麼多的雜念進來，不進來就不會執。雖然不執進來，其實萬緣還是依舊在的。所以，大可將萬緣放下，這些萬緣不會因為你放下而消失的。放下，就不會執著所見，就不會執著是非人我。要將現象視為好像與自己沒什麼關係。其實，你已存在，自己現有住地，不可能完全沒有關係，可是，卻要「雖有關係而無關係」。這才是正確的執，此即所謂「無人、無我、無眾生、無壽者」。

這個「無」，不是完全的「實無」，而是「方便無」。要如大乘菩薩般，無「人我、眾生、壽者」。

的相，不要把「相」執進來，不要起分別造成變異不已。因為要正確地執，所以方便無這些現象、無這些十二因緣，無你認為實有的東西。但是決不是排斥、斷這些現象，如聲聞乘般認為這一切反正都是空，排斥到最後，自己無法立。而是要在「執」上面，認為這些現象是沒有的、與自己無關的，才能正確「執」，才能入「法」。你有這個觀念，才能有個住地，才有精進的第一個條件。

知道這個觀念並不等於你就有證量。但是，有這個觀念，你才不會「見相起相」。風動？幡動？都是自己的心識 自己的無明在動。你的無明沒動的話，風動幡動你根本就不見，不是真看不見，而是「視而不見」，不會去分別。一「起分別」，便會被現象所轉。

「初發心菩薩」不明白阿賴耶識，因為才初發心，還未有實際的行（六度萬行）。而沒有實際行，是不能了解如來藏之真義的。

(二)聲聞者，一切依從聲音，這也是「依他」，依他而有惑，不能解如來藏。

(三)緣覺者，「因緣而覺」，又稱「辟支佛」。見任何一個「緣」，如見「風動」，便想，這是不實在的。他不像「聲聞」，「聲聞者」有聞法才能意會，沒聞法就不能意會。他不一定要聽法，他是「因緣而覺」。例如佛出世前的印度教 婆羅門。雖然因緣而覺，可是仍有疑惑，屬於「遍計所執」，任何東西他都疑惑，有疑他才會明，沒有疑、不會明。好像哲學反思般，開始提個懷疑或否定，否定自己的生命、否定他人、否定上帝。一懷疑便否定所有的東西，當他建立否定時，便開始痛苦。

因為他遍計都會執，所以心量不算不大（比聲聞心量大，因聲聞斷攀緣）。但是心識仍然太散了，東疑疑、西疑疑。好像現在的知識份子、科學家做研究。先起一個懷疑，再加以分析研究，得個結論仍然只知道研究對象，而不能遍知所有；因此不能知如來藏。

「依他」和「遍計」都是「無明住地」。對於現有的「執」加以分析考證，對於人、事、物的現象好像知道，事實上還是不知道。懂得很多，卻不是實懂。

二乘人只能到「遍計所執」。到「初發心菩薩」才漸離遍計所執，人、我都把它空掉，即「圓成」。一切都看成好的。人空、我空、法也空。只是初發心菩薩還未得「畢竟空」，「法」沒有畢竟空，便會覺得「中間」難取捨（不思善、不思惡、不偏不倚），無法中觀「不一不異」。要「中間」能取捨一定要有「現行量」，光知是沒有用的。現行量是要破語言文字，不需要用語言文字也能讓眾生了解悟入，這才是真正有現行量。如已在行菩薩道行六度萬行者，已在「行」，而「念」無行，無「行」的念。心念已堅，不會被外在的現象所迷惑了。

（四）凡夫。凡夫因無明、因緣不具足，因此無法知如來藏。凡夫因不明法，見境起念，變異不



已。你起一個念，一起，身已受影響，智慧就顯不出來了。你就一直轉在這裡面，色身開始震動不已。當時智慧都不見了，等到慢慢放下時，回想起才覺得沒有意義，覺得自己離譜。可是當時就是沒辦法，為什麼呢？因為你的法「沒有相續」。這種變異的現象起時，「法」沒有持續，法沒有總持（二六時中都不離開），所以才被外相迷惑。

二六時中都要記得，任何現象都是佛法，不好的現象更是考驗、歷練。要將現象視為「無」，跟自己沒什麼關係，如此才能清楚思考。不起念（不與無明現象相應）才能看清其中的根源，才能轉化事情或轉化他人，甚至將煩惱連根拔除。其實煩惱並沒有根，若有根，也都是在自己的六門（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）上面，在自己的色身上面（是自己去執煩惱的）。

事實上，現在的念頭，都是你自己過去所造的善惡。會起煩惱也就是說過去沒有造善；現在的「正念」又持續不長所致。甚至現在念佛或保持

正念的持續力不長，也是過去善根不足的結果。就好像細胞要分裂、蔓延一樣，意識細胞中的善性若不足便分裂不好、無法蔓延。因緣不足則不利成型，因此正念無法相續。

如果因緣具足，一直有善根善念，就會有善行。一直有惡因、惡識便會有惡行。任何事不會無中生有，一識即一念，也代表過去的一識。

因此，只要你去採集這些意識，分別都不是智慧，「識」即是「業」而不是智。業即業識、業惑（識不明、惑便生）。因此，「萬法唯識，一切由心造」；「心」才是智，「智」才是心，凡不是「智」，都是「業識」。所有你認為善的、惡的，都是「識」而非「智」。

二、大乘菩薩因已六度萬行，深達無人我、眾生、壽者，因此，入正得智，能知甚深如來藏。

那要如何入正得智？唯有一心念佛！口念佛、意念佛、觀想念佛，三個一起總持，身口意

一起，一心念佛，才能把智開發，將業轉化。

智是一種凝聚的「能」，識則不是能，它已是一種行，是零散的。真正的精進則須「身體力行」；身口意全部一起精進，凝聚一個能，即為一心念佛。若能起正確的執即如永明禪師「如帶角的虎」般，一旦真精進，很快便因開示「悟入」，時間不需很長的。但難就難在不明所有的業惑，很容易便隨著業識起無明行，如此，意識都是散的。識不凝聚，一旦無明住地，平時那些「法」都無法用上，又落入無始無明中。

因此，有精進力才能將「大乘的因」(無人我、眾生、壽者)漸漸顯現。隨著行，才能有力、有知。如華嚴的十力、十住、十方，才能開發自己的「識」和「智」，而將智慧顯現出來。二乘人易安逸，走走聽聽看看，無明也比較多。菩薩則不容放逸，既然已「初發心」，就必須要精進、身體力行了。因已立「無我」(我已全部投入在十方眾生中)，因此不能再談自己。此為「果位假方便行」，

雖假方便，卻已在方便裡面，只有勇往直前不能退後。若懶惰不想承擔，便不進則退，一掉就掉很深了。

修行人要「法空」，要「知」才能「法空」，不知便會起疑惑，在疑惑裡都是「識」、都是惡。若是惡人惡識，惡法就很容易乘虛而入，很容易把持不住，從此墮落。這會被惡法依附的，都是因為平時念佛不相續，中間有空隙、段落非常分明。一有空隙，尤其在意識感應的時候，當你想專心念佛時，就常會被這些雜念所干擾。當專心念佛進入心意識時，在心意識的幻覺中，此時的空隙更大（更容易被依附）。

因此，平時念佛要專心、要相續。能專心，「心」便漸漸能相續，能相續便能有個「現行量」。現行量包括氣息、氣血、所有的身體法則，這都是物質凝聚，凝聚之後意識才有。不能只講意識而不講身，二者無法分開。沒有身體，光是理則，無法實行成立；沒有理則，身亦無從做起，天人是無法

修行的。因此，人身難得，有身才能實行這個理則，  
才能使二者因緣和合，才能將凡夫的業識轉成佛  
智。